

二之書叢說小篇中

念信的中糊模眼淚

作 玲 丁



版 出 社 明 未

國立北平圖書館藏

116
124057
228
3

中 篇 小 說 之 二

淚 眼 模 糊 的 中 信 念

丁 玲 作



3 2173 0950 3

未 明 社 印 行

走過幾排稀疏的樹林，在平原那端，靜靜的躺着西柳村，村外邊的隄上楊柳，在冬天的勁風裏，亂舞着脫落了葉子的枝條，在那下邊伸展的一溜粉牆，映在不化的殘餘的雪中，也只顯出一層病態的灰白，加重了嚴寒肅殺的感覺。獨立在村口上，亭子似的高樓，披着陳舊黧黑的衣裳，像個老人在傍晚時分，寂寞的悲憫的望着遠方。

時間的確也已經傍晚了，將要沉入暮靄裏去的村子，却沒有升起多少晚烟。

一小隊一小隊的鳥鴉，飛過來，在村頂上打了一個圈，便投入山坡上的棗樹林去了。那些已經找好了宿處的小鳥們，遭受了新來者的震撼，便瑟縮的顫聲的叫着了。

然而驚擾了牠們的，還有那從山上走下來的一個拖着沉重腳步的巨大人影。他每將那隻元青布的老棉鞋踏上草叢，凝在草上的薄冰，便在腳底下碎裂，沙沙的低聲的嘶

着。有着美麗羽毛的野鷄，驚惶的向樹叢中跳去了。

陳新漢像一個被綁赴刑場的囚徒，用力支持着欲倒撲下來的身子，無光的眼，呆呆的望着空際，一瞬也不敢瞬的，深恐看見了什麼駭人的東西似的。他越臨近了山脚，他的脚步也就更加遲鈍了。

原來村子並非完全靜止了的。却像一個病人剛剛甦醒了過來，發出一些困乏的呻吟。天色已經很晚了，那傳來一聲聲的敲打，是什麼呢？好像是鋤頭觸着凍結的地層。而且那些女人的聲音，分不清是號叫還是哭泣，正如深夜裏在空山上徘徊的餓狼，一羣羣的悲哀的嚎着。緊縮的恐怖之感，壓到身上來。

陳新漢清晰的聽到了這些聲音，不禁渾身打了一個戰抖，站在那裏呆住了。

重振起勇氣，還爲一種煩燥的希望所牽引，他又朝山下的村子走去。村子已蓋在青色的霧中了，依稀還能辨出一些屋脊來。

昏暈中有兩個人影走出村子來了，他們無聲的一前一後，他們在抬着一個什麼東西，當陳新漢露出那橫在當中的也是一個人體，他似乎被誰打了一下。他脚步越躊躇，他

的心又燃燒起一股焦急。

他走在離他們不遠的地方，守候着他們，留心着他們的一舉一動。

兩個人賭氣似的剷着旁邊的浮土，用力的，迅速的往坑中拋去。漸漸的填平了它。又打緊那些土，土又更堆高起來，直到像一個饅頭。又拍了最後的幾下，兩個人很熟習的迴轉身朝來的路上回去。互相也不須要一句話，只彷彿在走的當兒，不知是誰露出一聲悠長的嘆息。

『告訴我！那個，那個睡在土坑裏的是，是哪個？』陳新漢一把抓住了他們，聽得出那聲音的喘息，正像一匹生病的母牛所發出的。

『是張老爹。我們在他孫子屋裏找出來的，大約就只被摔了一下。』其中一個回答了。

另一個繼續着說明：『孫媳婦却赤條條的躺在他身邊。血把她凝住在地上好緊。你看，那不就是她，她已經安安穩穩的睡在那兒了。就是那右邊的一個。』

鬆開手，陳新漢便跟在他們後邊。有一句話梗在喉管裏，他不敢說出來，但那年輕

的一個却打破了這暫時的沉默。

『這幾天你逃到什麼地方去了，陳六叔？快回去吧。你兄弟已經早回來了。』

『是二官嗎？他什麼時候回來的？』他已不聽別人的回答了。他的腳上來了新的力量，步子已經跨大，頭抬着，眼裏顯出一幕一幕的場景，那些場景雖說很簡單，却大大的感動了他自己。

這時他們已走進了村子，黑暗裏看不清有什麼大的變動，憂懼變成了希企，陳新漢興奮的追過那掘墳人，向着家跑似的走去了。

五天前他離開了家。是剛剛天明的時候，他聽到從村子外邊忽然響起一排槍聲。他一跳就翻起身。這時他老婆也就站在地上了。他的十五歲的大女兒金姑駭青了臉闖到房裏來。他一看，就說：『跑吧！到姥姥家去，往後出走！』

『爹爹呀！要死，咱們也要死在一塊的呀！』

『我的羊皮坎肩呢？』

『別顧東西吧，鬼子要來了呢……』

一手拖着小脚的老婆，一手挾住了年輕的漂亮的女兒，實際她這時只倉皇的跑着，他的臉被煤灰和塵土塗得很難看。他們在人堆中很快就搶上山坡了。可是老婆又哭了起來。他們的二女兒和兒子，不知逃出來沒有。而且陳新漢還有一個五十七歲的娘。於是他擺脫了她們，讓她們跟着人羣跑，自己便又倒回村子來。別人都拉他：『不要轉去了，逃命呀！』可是他一點也不懂得懼怕，因為他只想救出他娘來。他不斷的還在湧上來的堆中搜尋，而且叫喊。

二官媳婦抱着週歲的娃兒，踉踉蹌蹌也奔上來了。

『娘呢？你看見娘沒有？』

『以前看見的，娘比我先走，她攆着巧姑和同官的。我們要逃到什麼地方去呢？』

『到姥姥家去，快走呀！』

他仍不能跟着她跑，他還是跑了回去，村子裏亂到一蹋糊塗，槍彈在頭上亂飛，一片喊救聲，子外面燒起來，濃的白色的烟一團團向村子裏滾來。家裏的確沒有人，只

一些鷄在院子中鑽着叫來叫去。他幾乎就在子彈行列中，喊叫中又逃了出來。他清清楚楚聽得到馬蹄的聲音。他無暇去看，在他的後邊，就像是天在崩，地在塌，壓得有些人呼吸都來不及似的，只聽到一些短促的銳叫，和打噎似的一些就停住了的聲音。

一路上他誰也沒有找到，看見幾個同村子的人，他們交換着一些詢問，互相都不能給與滿意的回答。

有兩個坐在山頭的老嫗，喊天喊娘的哭叫，走上去一看又不是他的娘。也有跑不動了的孩子，却不是他的同官。現在簡直連老婆和女兒也找不到了。他以為能碰見的二官媳婦也好，連她的蹤影也看不見。他歇下來又等了一會，絡繹還來了不少逃難的人，在這裏面仍然不會有一個他的親屬。

「來了一團人呢！……」

「莊稼人被砍了呀！……」

「這一下，咱們西柳村就這末毀了麼！……」

「我老早就說要來的呀！……」

「可不是，老少男女全都遭了殃……」

「這……這劫數……」

雖在大家一羣裏，互相更感染了許多驚惶，他便又離開他們自個兒走。他到了四十里壩的張家灣。這灣裏只住有二三十戶人家，這裏從有歷史以來，就僻靜得很。平常就沒有什麼過往人的。同外邊很少關係，差不多過着原始人的生活。他的老婆的父母是住在這裏的。

那天的夜晚，等着了他的老婆和金姑，以後就沒人來了。第二天他出去找了一天，只聽見一些關於村子裏的壞消息。第三天他帶了兩個口信給他的兄弟們。第四天回信來了，報告他們不久就會回城去的，然而別的還是什麼都不知道。第五天他再出去時，到下午好消息來了，游擊隊克服了西柳村，已經有人開始回去了。他便也走回去看看究竟，但他怕，他不敢想着那些親屬的結局，他却又忍不住要去。他懷着鬼胎似的，不安的回去了。

現在他已經較為快樂了，他還沒有看見什麼不祥的事，這或許是不會有的。而那兩個掘墓人也忘記告訴他：就在這天上午，他們曾經掩埋了一個叫着同官的孩子，他的唯一的獨子。

二

「讓我跟你們去拿吧。」金姑紮緊了束腰帶，一昂頭衝着她的二叔，陳佐漢。不願她媽投過來的憎恨的眼光。

假如第二個兒子的陳佐漢，却有着他父親的性格，果敢，嚴厲，當他將那兩條濃眉一蹙，閉緊着嘴唇的時候，兄弟們便交換了一個眼色，靜默着了。母親便瑟縮的無聲的走到廚房去，或是間壁，安心的傾聽着。但他並不常常發怒。他對孩子們幾乎是嬌縱的慣着，這常使得女人們不高興。

「你不要去，留在家裏吧，外邊又在飛雪了。」他拍了拍金姑的薄棉衣。

『不，我要去，我不要蹲在家裏。』搖晃着身體，鼓着嘴，砵碌兩顆眼珠，望了望媳媽和嬸母，便閃着希求的光，停在叔父的臉上。

叔父在笑，那意思是『這孩子……』

『你敢去，兵荒馬亂的，這樣大姑娘，不要臉的東西……』變得乖僻的，難於親近的她的媽又罵起來了。

『陪着你娘吧。』望也不望女兒一眼，陳新漢在頭裏出去了。

『金姑，你燒火吧，多熱些水，想着，也許三叔會找得到奶奶和妹妹的。你還想要什麼東西嗎？』

金姑不答應，扯着頭上的包頭布，却走向外邊去了。

『到那裏去！』她娘厲聲的問。

『我去拿煤，也不許麼！』金姑也大聲的回答她。

叔父又笑了，但隨即也做了一個不屑的面孔，環顧了一下屋內，扳着臉也走出去了。

盤着腳坐在坑頭的陳新漢老婆，煩燥的搜索着，她想找一個可以發洩怨氣的東西，而一個新的思想忽然却在頭腦中生長了。而且她堅定了她的揣想，她的必爲新的憤怒咬着，她有一種欲咬人的慾望，但她却壓抑住自己，而且緩着聲音問：

「二孃子，你不是說你那天逃出來時，你還看見過奶奶帶着同官和銀姑麼？」

偎着娃兒跪在坑上另一頭的二孃，近來已經很怕同她說，但却只得也和氣的答應「是的，我看見過的，在我要出門的時候。」

「你什麼時候碰着金姑她爹的呢？」

「半路上。」

「哼！」

談話休息了一下，她又問：

「你過去到過他們七大家裏麼？」

「沒有，我跟着一羣人亂跑，不知怎麼就跑到他那地方了，要不是七大大在外邊看東看西的，唉！」二孃回憶起那時的狼狽情形，要不是遇着七大大，她將如何得了呢？」

「唔，那倒太巧了啊！我說二孀，咱們是一家人，有什麼話不好說。金姑她爹送你們上那兒去，也是應該的，你們何必串着騙咱呢！」

「太嫂！你別這樣瞎說吧，現在家弄到這樣子，省點事實靜點吧！」

「家弄到這樣子，又沒有滾到你頭上，你們母子不是有人送你們到沒事的地方去了嗎？就可憐我，啊，我的同官，我的兒，你死得好苦呀！……」於是她挺着坑，放任的拋着眼淚。填滿了胸中的怨氣，一方面在向外邊流，一方面又不覺從那裏加來了，咬着牙接下去又罵：

「這一屋全是鬼，沒良心的，沒廉恥的……」她又不斷的想着一些話去侮辱二孀，她希望激起她的怒氣。

二孀覺得太受委屈了，嚶嚶的在被子裏哭，受了驚嚇的娃兒，便也放聲的哇哇的哭了。

「娘，怎麼啦！」提着一袋煤走回來的金姑，被弄得糊裏糊塗。

聽見了女兒的聲音，却更傷心起來。她現在只有一個女兒了，她的小兒女是比金姑

更可愛，她們是多麼的活潑，溫馴，她們從來不反抗她的。她連同官的屍體也沒有看見過，只到她小墳上去過兩次，她能想像那樣子麼？他是被……是不是像一個被宰後的小羊，一些綠的，白的，紅的東西從被割開的肚子裏爆出來。她每一想到這裏，就感覺到肚子上難受，感覺得自己的腸子脫離開腹壁那末難忍的痛楚。

「娘！你別哭！二孀！你，你這是幹嗎啦？」可是她自己却止不住也哼哼唧唧的哭起來了。

雪引着黑暗，黑暗壓着雪塊，厚重的無底的變變的雲層慢慢的降了下來，風猛力的打着窗紙，從縫隙中又捲進來，房子由昏冥轉入了黑暗。人的感情也由煩燥的憤懣，而轉入到深沉的悲哀。哭叫已經在減低，只餘一些傷寒的呻吟。二孀把由疲倦而睡去了的娃兒，輕輕的移開，自己摸索索索的爬了起來，她意識着她們將要誤事了。

金姑只要有有人在房子裏活動，她便也推開了憂悶，火在灶孔裏畢畢剝剝的燒着，坑上陡增了一股熱氣。從鍋裏冒出的水蒸氣，模糊了圍繞着灶邊的人影。她們又說着，交換着一些夢想了。她們開始期待着那可憐的白髮的奶奶和那天真的小姑娘。

三

北風 着無聲的雪片，在無邊的原野上，在遼近的高崗上，肆虐的橫掃過去，一點不給人以憐惜。刺骨的寒冷與吞噬人的黑暗主宰了夜的宇宙。那些被蹂躪過的土地，缺少牆垣，缺少蓬蓋，人們都像狗似的隱伏着。狗更夾緊了尾巴，躲在亂磚堆裏，即使看見什麼影子，也只無力的闔下他眼皮。陳新漢一家人在熱的希望下，已經度過了大半個夜晚了。只有金姑還站在地下，不時的向灶裏加火，和向鍋裏加水。她時時問着：『二叔，你說奶奶還會來麼？』

『不會回來了！這樣冷的夜晚。縱是找到了，三叔也不會讓她回來的。孩子，你睡去吧。』陳佐漢靠在炕頭，抽了半夜的煙了。

『你不睡，我也不睡。你看我娘睡得多好。』

『唔，她很作孽的。』

但金姑對於他的同情，並不慷慨，她又將村上新發生的一些事，嚙嚙嚙嚙的問着。她又同二叔談到奶奶，他們都希望奶奶不會來。

可是有時從狂嘯的風中似乎聽到一些哭叫，一些哀號，金姑便呆住了。驚恐的望着叔父，用手勢止住叔父的動作，意思就是說：『你聽！』叔父也就屏住氣，注意的用耳朵在看不見的遠處探索。連假寐在坑上的父親也坐起來了。可是，什麼又都沒有。他們就這末在微弱的油燈下，等到了天上現了魚肚白，他們才真的肯定和希望推後了一天。不久，屋子內也同外邊一樣靜寂了。

黯淡的白天來了，無底的黑暗的空間，慢慢的轉成半透明的灰白，雪片也就從天的深處，更密更快的團團的翻飛着下來。沒有鳥兒叫，沒有鷄叫，也沒有狗叫，雪掩蓋了破亂，掩蓋了檻穽，凝結在地上的牲口糞不見了，凝結在院子裏的禽獸的毛骨不見了。凝結在任何土地上的人的血也被遮住了。只剩那白牆上的黑字：『打倒蔣介石，剷除共產黨！』壓在那已經被洗刷的模糊了的『驅逐日本帝國主義出中國！』而那黑字也被雪

水淋洗得狼藉了，像滿掛着鼻涕眼淚的苦臉。

這時在原野上只有一個生物在蠕動，但不久又倒下了。雪蓋在上面，如果它不再爬起來，本能的移動，是不會被人發現的。漸漸這生物移近了村子，認得出是個人形的東西。然而村子里沒有一個人影它便又倒在路旁了。直到要起來驅逐一隻圍繞着它的狗。它無力的擺動着它的手，掙着佝僂的腰，傾斜的，驚恐的，往一個熟悉的家裏跑去。狗已經不認識這個人形的東西了。無力的却又戀戀不捨的緊隨着它，一個單純的思想把它引到陳新漢的院子裏來了。然而它却瓦解了似的灘在地上。它看見了兩隻黃的，有着欲望的眼睛在它上面，它沒有力量推開牠，也沒有力量讓過一邊去，只呻吟了一聲，便垂下那褶縐的枯了的眼皮。這時從那牆的缺口處却出現了另一條狗，「唔……唔……」的哼了兩聲，於是這狗便跳了過去，示威了吠了起來。而那躺在地下的生物便又呻吟了。

「爹！外邊有聲音呢！」駭醒了的金姑叫起來了。

「狗打架。」

「這聲音怪討厭的，我要趕牠走。」

金姑便溜下了坑，拾了一塊煤。她出現在門口時，兩隻狗都敵意的向着她吠。她將煤擲去，狗讓過一邊，又吠起來了。

『連隻狗也不肯饒的……』她娘在被子裏噙着。

『院子裏有東西呢，二叔呀！』

金姑走到了那東西旁邊，狗更露出了憤憤之聲。金姑一邊驅趕走攔來的狗，一邊拿腳去踢那東西，它微微張開了眼哼了一聲。於是，是金姑的被駭昏了的叫聲，這聲音已不是人的聲音，像劈竹子一般。

一陣騷亂之後，這失去了知覺的東西已經換了乾燥的棉衣，躺在熱坑上了。拖着蓬亂的幾縷頭髮，定定的投過來空洞的眼珠，二媽用米湯灌了她，金姑投在媽媽腳邊哭泣。娃兒再也不認識每天都要抱他的，用嘴唇吻他的奶奶了。他爲一種氣壓所逼，遠遠的躲在這坑的一角，不敢出聲。陳新漢已經去找一個熟識的醫生去了。他老婆又在無節制的淌着淚，那無蹤跡的女兒……她要她呢！

『娘！你還認識我們麼？』隔一會後，陳佐漢總要重複着這句問話。

老太婆却不能給他一個滿意的答覆，連一個表情也沒有。

他守着她，望着那更為老去的臉，像一個爛木頭，嵌着魚一樣的眼睛。一向來燃燒着他的仇恨，便更焦灼了他的心。他一個字一句的說着，是向着那木然的臉投去：「娘！你儘管安心的死去吧！你的兒子，這條命，就交給了復仇。這條命，是活在日本鬼子的血上的。我要替你，替這個村子，替山西，替中國交上我這條命。我要日本人的血，來洗乾淨我們的土地，來做為肥料，我要日本鬼子的血，……」

像咒語似的，老太婆在坑上動了，她的嘴一縮一縮的，慢慢的，她恐怖的叫了：「日本鬼子！」她環望了她的兒媳，孫子。她說不出話，也流不出眼淚，正像一個被害了後的鴨子，痠軟的撲着翅膀的轉側着。縮着頸項，孩子般的哭了。

「奶奶！奶奶！奶奶！」屋子裏雖說仍罩滿了悲戚，同時却也有了一點點溫暖和希望在這屋子中生長出來了一點萌芽。

四

由於一種欲生的力，老太婆的健康恢復的很快，幾天之後她坐在院子裏晒太陽，家裏的女人們陪着她，她接下去說：

『那姑娘叫，噫，兩個腿像打鼓似的，雪白的肚子直動……』

『奶奶，你別講下去了，我怕！』金姑把臉藏在手裏。

『三個鬼子就同時上去了。』她很高興嚇住了她的孫女似的，『那姑娘叫不出聲音來，臉變成了紫色。噫……噫……像個母牛那般的哼着。生兒子也沒有那末難受。她拿眼睛來望我，我就命令她：『咬斷你的舌根，用力咬。』我以為她死了好些。』

『奶奶呀！奶奶呀！』媳婦們的臉也青了。

她却滿意的接下去：『她真的死了。她不是自己咬死的。她的白胖的下身睡在一灘血上，那血並不比生一個孩子少。胸脯上也有血，流到腰裏去的，流到肩膀上的。他們咬掉了她的小奶頭。那奶頭不會比你的大呀！』她像一個巫婆似的用兩個魔眼鎮住在她的孫女的臉上。『小臉蛋也被咬破了。像一個被蟲蝕了的蘋果。她還斜着兩個眼珠子望着我呢！』

老太婆變了，她不愛她的家人了麼？爲什麼她老是駭着她們，她們一嘆息，一哭，她就生氣的叫：『你們哭吧，你們只有這些不值錢的尿，你們等着吧，日本鬼子還要來的呀！……』如果她看見她們臉紅了，憤怒舐着她們，她就滿意她所煽起的火端。

開始，當她看見她的兒子時，她便停止了。她怕兒子們探索的眼光，而且她覺得羞恥，痛苦不能使她說下去。

她描繪了她孫女兒的死，那十三歲的姑娘，也充了慰勞品，駭得半死的被壓在皇軍身下，不斷的叫着娘和奶奶，她只慰勞了兩個便被扔在牆角了。可是她還活了一天，在她灰色的臉上，還不時看得見有眼淚，當她離開那裏到敬老會去時，她已經被拖走了。那時她還沒有嚥完最後一口氣。她說多半是喂了狗。

同官的死，她也親眼看見的，她詳細的述說，並不怕媳婦受不住那痛苦。她說同官是個好的孩子，因爲他不順從，他在刺刀下，還拚命的掙。跳着要逃走，鬼子才刺了他的，他一聲也沒有哭，他死得很勇敢的。

她看得太多了，她一生看見過的罪惡也沒有這十天來的多。有些鄰舍也跑來問長問

短，她忠實的告訴他們，那些爲他所關心的父母老婆兒女是怎樣的犧牲在屠刀下，又是怎樣的活着，受那沒完的罪。

還並不帶饒舌的老太婆，在她說話所起的效果中，她感到一絲安慰，在這裏她得着同情，同感，覺得她的仇恨也在別人身上生長，因此她忘了畏葸。在起首的時候，還有些嘮嘮叨叨，跟着便流淚了，她看着那些人的臉色。她懂了什麼辭句是更能激動人的。

她把自己的恥辱也告訴別人，她在敬老會裏什麼事都幹過，她替他們洗衣服，縫小日本旗，她挨過鞭子，每逢一說到這裏，她總得勒上她的衣袖和解開她領際的衣襟，那裏有一條條斑痕。而且她還給他睡了，有一個中國老頭子也睡了她，他是被迫的，那些日本鬼子站在週圍看他們，那老頭子的眼淚滴在她臉上，他咕咕的說：『你別恨我吧！』

她出去了，滿村子巡禮，指點着那些遭劫的地方，一羣羣人跟在她後邊，她囁聲問着：『你們會忘記麼！』

於是，每天她都出去了，要是街上人少，她就闖到別人家裏去，指手劃腳的講，聽

的人總是忘記了自己要做的事。感嘆了她的感嘆，也隨着說起來了。

全村子都知道她了，尤其是孩子們，他們常常來叫她。

兒子，媳婦們便討論這事了。

『我們家出了瘋子呀！你看她飯也不想吃，頭髮也不弄好，她現在簡直就不要登在家裏了呀！』大媳婦總是要搶先說的。

『奶奶真是變了，你看她說起同官銀姑來，她一點眼淚也沒有，我真不懂，她現在安的什麼心。』二婦用眼睛掃了一下她丈夫。她丈夫只蹙緊了眉毛，沉入在深思裏。

陳新漢却回憶起頭一天當老婆子在人叢中宣講時，他走了過去聽。老婆子正講着她自己的事，他感覺他自己幾乎要瘋狂起來，做為兒子的血，在渾身急流着，他不知道還是應該喊幾句好呢，還是跑去抱着他娘好，或者還是跑開。他又像被噤住了在那裏發抖，而這時，那做娘的却看見了兒子，她停止了故事的述說，呆呆的望着他，聽的人也回過頭來，却並沒有人笑他。他感到從來沒有過的傷心，他走過去，伸出了他的手，他說：『我一定要為你報仇！』老太婆滿臉喜悅，也伸出了自己的手，但忽然又縮了回去，

像一個打敗了的鷄，縮小着自己，嗚咽的鑽入人叢，逃跑了。這時，誰也不出一聲，垂着頭，發什麼壓着似的移動着沉重的腳走開了。他一人留在空空的街上，心裏又像是空空洞洞，又像有什麼東西塞着。

『我看，這一家全要瘋的，』他媳婦又嘔恨的吵起來：『你爲什麼不開腔呢，有了事，你總是那末死樣活氣的。』

『我說，要我說什麼呢，我明白她心裏痛苦。』

『誰的心裏好受呢？』

陳新 不願再開口了，免得又弄成同老婆抬槓，他也把眼睛去看兄弟。

兄弟是同意他的意見的。他問她們，是不是應該拿一根繩子捆着那個老太婆不准她出去，是不是她在外邊妨害了別人，他以為只能要金姑跟着她，免得發生什麼意外。

五

當她第三個兒子回來時，這是她最小的，和最愛的兒子。陳立漢哭了，他摸着母親的白髮，斷斷續續的說：

「娘，我對不起你。若是那天我在家，你是不會落在日本鬼子手裏的。娘，上了隊伍，就由不得自己了啊！」

「嗯，不上隊伍怎麼成，」她看了看她兒子，一個二十來歲的小夥子，他穿着短衣，腰裏插了一桿長槍。她露出了滿意的顏色，「現在就是槍桿子的世界。三官，告訴我，你殺了多少日本人。」

他不須要在兒子跟前訴苦，那有什麼用處呢。她倒是歡喜聽那些打日本人的故事，覺得還可以有些安慰。

「你不怕聽這些事麼，好，讓我告訴你。」

立刻一道光輝顯現在陳立漢的臉上，他改變了一下站着的姿勢，他開始說起來了，他們曾經攻進西柳村，這一次殺了二十幾個鬼子，後來又攻東柳村，李村。三羊村是攻進去了又退出來，現在又住在裏邊了。他們簡直記不清到底殺了多少人，他們還發得了

很多戰利品，槍，子彈，和一些吃的東西。他又述說他們中的一個頂有名的英雄，張大全，他一個人背着一桿輕機關槍，槍上蓋件棉衣，跑到城裏去了一趟，因為人多，沒有下手，等到出城後，遇着十幾個該死的日本兵，他打了他們一個落花流水，他又講到有一次曾經捉到一個日本兵，幾個老百姓抬着他走，那日本兵真胖，不知怎末半路上又給他跑掉了，七八個在後邊追也沒追上。

老太婆一把這些故事裝入肚，便急不可待的又去找人傾訴了，而且他更放肆起來，因為六兒子也在農民會裏，他去經營種籽的事去了。隊上又把二兒子調走。三官也是三天只有兩夜在家睡覺，何況她又一點也不怕三官，有一個夜晚，當她看見有兩輛大車輛在院子裏，她便問她的兒子道：

『這車是我們的麼？』

『管什麼運豬運狗的，只是我們的我就該做得主吧，我要到王家村去，明天。』
全家的人都翻起眼來看她了。

『什麼，沒有空，要運糧食，我不去，我要去，要去看我兄弟媳婦。』她武斷的結

束了這談話。

終於，第二天，金姑跟隨着她搭了運糧的車到王家村去了。

在王家村找着了趙兄弟和弟媳，她宣說那殘酷的事實，她又看見了眼淚。她看見了一些聽了她的話後心中所起的戰抖。可是，她跟着就來撫摸那些受了傷的靈魂了。她又把那些興奮人鼓勵人的故事，就是她從兒子處聽來的那些。渲染了出來。於是人們又笑了。她便在這時勸大家都上隊伍去，只要見到別人一遲疑，她就吼起來了：『你這孬頭，你怕死！好！你就等着日本鬼子來宰你吧，我看見宰這樣爛棉花一樣的人可多呢。』的確有許多聽了她的話，便上隊伍了，有時她還領了一些人回家來，把這些人交給她兒子：『拿去！這些人都是要跟你一樣，他們要槍呵！』

自從王家村回來以後，她變得更不能安於家，也不安於西柳村，她又帶着金姑到另外的一个村子去。有時沒有順便的車，她便走去。她常常向金姑喊：『你為什麼不說話呢？』

金姑老早就站在奶奶一邊，她愛她，每天溫習她所給與的感情。每當奶奶沉默着

與她奔波着的時候，她便注視着她，用一個完全了解她的眼光。而奶奶也總會將她攬入懷裏，緊緊的抱着她，長長的舒吐着氣。金姑便又感到溫暖，又感到傷心的那種幸福的心情。

實際上金姑也是她的贊助者，她與人私下談話時，也用了她奶奶的一些語言，她腦膜的學着那些話。

對於兒子的愛，也全變了。以前，許久以前，她將他們當一個溫馴的小貓，後來，她望他們快些長長大，她希望他們能分担她的苦痛，那些從社會上家庭中被壓抑下來的東西。兒子們長大了，一個個都像熊一樣的茁實，鷹一樣的矯健，他們一點也不理解她，她只能傷心的悄悄的愛着他，唯恐失去了他們。後來，兒子們更大了，又有了負累，更變得粗暴，他們實在太不體諒母親了，她有時恨他們，但她更須要他們的愛，她就變得更脆弱，只要他們的一舉一動，他們的聲、影都能使她的心變的軟溶溶的。她就更怕他們了。可是現在她沒有那末怕他們了，她不專心於兒子們對她的顏色了。那是成爲次要的事。但，她不愛他們了麼，卑視了他們麼，一點也不，他更崇高的去看他們，當兒

子們同她談着日本鬼子的事的時候，她就越覺得愛他們，她非常滿意她自己對於他們一生養育的辛勞。

媳婦們也漸漸減少了對她的側目，苦痛的回憶，和未來的希企，使她們一天天接近和融洽，當只剩她們幾人在一道時，她們總是拿這些做了唯一的談話的材料。過去的一些家庭間常有的小衝突，現在也沒有了，並且在差不多的思想之中建立了新的感情。一家人，倒有了未有過的親熱和體切。這是老太婆，也是大家從來沒有想到過的。

六

兒子們帶了一個不平常的消息回來，便是有人要來找她談話了。這一定是老太婆的行爲所引起的。年青的金姑便担心的握着奶奶的手，奶奶安慰她。

「孫女兒！不要怕。你想還有人比鬼子更凶的給我罪受麼？世界上最難受的事也嘗過了，就是下地獄也不怕了，還怕什麼！」

大媳婦還氣憤的說：『關別人什麼事，難道說話也不許麼！又沒有說中國人不好，日本人好，真是，關他們屁事。』

但是爲什麼兒子也說不清，只說會裏邊有人找到了他，問是否他的母親，又問了問地址，便只留下那末一點消息。他也摸不清，不過他說是不會成問題的。

消息總有一點使人不安，在她一生中從來就沒有過什麼人來拜訪。但這一夜却也並沒有損害她的睡眠。她實在不在乎這些。

第二天果真來了兩個婦女，一個穿件同她一式的短衣，另一個則穿了一身軍裝，頭髮都剪了的，大約都很年青。老太婆不客氣的把她們請到了屋子裏。她們就先說話了。

『唉！媽媽！您雖不認識我，我可老早就認識您了。我聽到了您兩次演講呢。』
『演講』這名詞她不懂，但她仍不高興的『唔！』了一聲。

『我聽您講話，我真忍不住要哭，媽媽，聽說您到過日本鬼子那裏，您說的都是您親眼看見的囉。』

老太婆的顏色變和氣了。她想：『呵！原來是打聽消息的。』

滔滔不絕的老太婆述說起來了。

她們便耐心的聽了一大段。等到有了空隙才又插上去：『唉。媽媽，怎末我們就跟他一個心思呢，我們也是一天到晚都恨死了鬼子，只想多邀些人去當兵，好替中國人報仇，只是我們就沒你會說話。媽媽，你加入我們的會吧。我們這會就是要講這些道理給別人聽，還做一些打日本鬼的事……』

而老太婆却不等聽完便搶着喊了她的孫女兒：『金姑，她們是來邀我們入會的，你說好不好呢？』但她並不要聽到回答，轉頭又向客人說道：『我是不懂那些的。你們要我，我就入，我也不怕你們騙我，我三個兒子有兩個上了游擊隊，一個入了農會，我再入一個會也沒有什麼，橫豎我也吃不了什麼虧。不過，我入了，我的孫女兒也得入。』

立即，她們對她表示了極大的歡迎，並且也歡迎那兩個媳婦加入。

這個婦女的會，自從有了老太婆加入，組織馬上擴大了。她天天在四處邀人，別人看見她也在裏邊，一邀便答應了。於是她們開始做很多工作。

更爲高興的老太婆。在精神與體力上都似乎年青了一些。

一天，她們要開一個大會了。是慶祝游擊隊三月來之勝利的。並且那天是婦女節。這一個曾是聚集了好幾個村子的人們的。

這天，老太婆帶領着西柳村幾十個婦女去開會。有些抱着孩子，有些捧着孩子，她們可不老談孩子。她們歡喜談自己所負擔的工作。這些人大部份是纏了足的，但因為有一大幫子人，也就不大覺得困乏。

會場裏已經到了不少的人，她的兒子們也全來了。還有很多認識的，他們老遠就招呼着她。一種新的感覺稍稍使她有一陣不安，似乎是羞慚，實際還是得意。一會兒後，當她忙着別的了的時候，便忘記了。

人慢慢的在增多，老太婆看見他們像潮水一樣湧來，心又為喜悅所擾，呵！原來她們有這末多的人啊！

開會了，有人在上邊演講，老太婆注意的聽。她以為那實在沒有一句廢話，誰能夠聽了這些話不被感動，忍得住不管國家事情嗎？

後來他們要她上台去，她聽到這樣的邀請時，說不出的羞愧。但馬上勇氣來了，她

顫巍巍的在一陣鼓掌聲中走上那臨時爲主席台的戲台。站在高處朝底下望，只看見密密雜雜的一些人頭，擠到了遠處的牆根，那些臉全仰望着她，她感覺有些昏眩，她想，我該說些什麼呢？她又從自己來開始了：

『我是一個被日本皇軍糟蹋了的老婆子，你們看……』她勒起袖子，她聽到台下傳來一陣憐惜的聲音，『你們就怕了麼，這算得了什麼……』她殘酷的描寫了她受辱的情形，她一點不顧惜自己的顏面，不顧惜自己的心傷，也不顧人家心傷，她巡迴的望着那些人臉，全部是一些苦的臉呀！於是她叫着：『你們別憐惜我吧，請你們憐惜你們自己，保護你們自己，你們今天以爲只有我可憐，可是要是你們自己今天不起來堵住鬼子，唉，天呀！我不要再看見你們同我一樣受苦呀！……我到底老了，就受苦也不怎末樣，死了，也就算了。可是，我看你們，你們都年青呀！你們應該過日子的呀！你們一點人道也沒有享受過，難道你們是爲了受罪，爲了給鬼子欺侮才投生的麼？……』

有千百個聲音痛苦的響應她：『我們要活，我們不是爲了鬼子欺侮才活着的呀……』她負載了那千百個聲音的痛楚，她感到被什麼壓住了似的。這時她只有一個思想，

獻身的思想。她願意爲了這些人的生命幸福而犧牲自己。她大叫起來了：

『我是愛你們的，像愛我的兒子一樣，我願意爲你們去死；但鬼子並不是只要我一個，他還要你們，要很多很多的地方，就是有一萬個我，也是救不了你們的，你們只有自己救自己，你們要活，就得想法活呀……我的兒子，以前出門我也捨不得，現在可都上了游擊隊呀！在游擊隊說不定有一天會打死的，但不上就死得更快呀！只要你們活着，把鬼子趕跑，大家享福，我就死牠個把兒子也上算。他雖是死了，我會記得他的，你們也會記得他的，他是爲了大家呀？……』

她的話像一個流開了的泉源，她的腦子也不懂得停頓。可是她的激昂慢慢地衰弱起來，她站不穩。而且嗓子也嘶啞了，叫不出聲音來。可是台下不斷的鼓掌，他們要聽她的說話。

頭的海隨着聲音的波濤而擺動着，像大海面上的巨浪，最後，老太太用盡了力氣還叫出了六個字：

『我們要幹到底！』

於是更大的聲音，像暴風雨中潮水打在岸上似的回答了她。

她倒在來扶她人的肩上，凝視着台下的熱烈的騷動。他親切的感覺了什麼是偉大，她慢慢的舉目光從人頭上往上移，在廣漠的空間，無底的藍天上，她看見了崩潰，看見了光明，雖說眼淚已模糊了她的視線，然而這光明，確在她的信念中堅強的豎立起來了。

中篇小說叢書之二

淚眼模糊中的信念

作者 丁玲

出版者 未明社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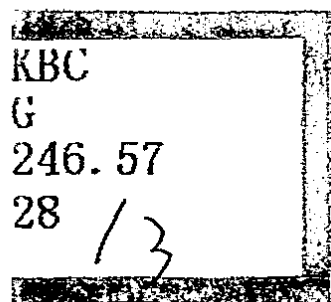
經售者 南國書店

每冊實價
外埠酌加郵費

中華民國卅一年七月初版

廣西圖書雜誌社查處審查證字〇七三號

102015



• 00